

歐盟對中國洽談投資協定之研究*

洪德欽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張華維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投資在歐盟與中國經貿關係，扮演一項重要角色。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盟共同貿易政策已涵蓋投資，使歐盟取得投資政策與投資談判之專屬職權。歐盟於2011年成爲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與中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歐盟因此積極推動與中國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以單一聲音，提高談判地位，期待簽署一項全面性投資協定。中國乃歐盟第一個對外投資協定談判之對象，歐盟又採取高標準投資保障談判策略。歐盟與中國雙邊投資協定談判除了影響歐中經貿關係之外，也將形塑國際投資規則之發展方向，意義重大。本文將採取政策分析研究法，研析歐盟對中國洽簽雙邊投資協定之議題及立場，論證未來雙邊投資協定之內容及影響。本文範圍也包括歐盟投資政策之法律規定、對外投資的學理、

* 本文洪德欽爲第一及通訊作者（Email：dchorng@sinica.edu.tw），張華維爲第二作者。作者感謝審查老師惠賜諸多寶貴建議，並由陳紀安研究助理協助資料蒐集及文書工作，謹此一併敬謝。

歐盟與中國雙邊投資概況、歐中雙邊高層會議扮演的角色、歐盟投資政策、歐中雙邊投資談判之原因、進程、立場、範圍、意涵與影響等議題，並歸納歐中投資談判對中國的影響與對台灣的啓示。

關鍵詞： 歐盟、共同貿易政策、雙邊投資協定、《歐盟運作條約》

* * *

壹、前言

歐盟與中國於1975年建立外交關係（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hina 2015），並於1985年簽署一項《貿易與經濟合作協定》（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European Union 1985）。協定第14條規定：「本協定以及在其範圍內所採取之任何活動不應損及《歐洲共同體條約》中各項相應條款，也不應影響歐洲共同體成員國與中國在經濟合作方面進行雙邊活動和在必要時與中國簽署新的經濟合作協定的權能。」¹第14條賦予歐盟會員國可與中國簽署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BIAs）之權限，且德、法等國在1985年之前與中國簽署之投資協定仍適用。歐盟幾次擴大之後已增至28個會員國，目前除愛爾蘭之外，其他27個歐盟國家皆與中國簽有BIA（饒光明 2001, 20-23）。

歐盟會員國普遍與中國簽署BIA可局部說明，歐盟會員國重視中國自1979年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所提供的市場機會，尤其對中國投資可以利用當地較為廉價的勞動力，以及在中國市場先行卡位。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累積龐大外匯及國家資本，中國自2000年開始採取「走出去」（go global）策

¹ 英文全文為：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this Agreement and any action taken thereunder shall in no way affect the powers of any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Communities to undertake bilateral activitie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conclude, where appropriate, new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略，加強對外投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歐洲很多國家經濟停滯，因此積極爭取中國投資，以活絡經濟，並創造就業機會。

《里斯本條約》於2009年12月1日生效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²第207條規定共同貿易政策（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CCP）範圍涵蓋：關稅稅率變更、簽訂有關貨品及服務貿易之關稅及貿易協定、涉及智慧財產權的商業活動、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統一自由化貿易措施、採取保護貿易之出口政策，例如傾銷及補貼。³鑒於投資屬於CCP之範圍，又依據TFEU第3條規定，CCP屬於歐盟專屬職權（exclusive competence），會員國有關投資領域之職權因此由歐盟統一行使（speak in one voice），歐盟據此可以訂定投資政策，對外談判並簽署投資協定（李貴英 2012, 341-342；葉斌 2016, 46-57）。歐盟取得投資及智慧財產權的專屬職權可視為歐盟貿易政策之一項重大「政策變遷」。

針對投資，歐盟於1992年10月4日通過一項「投資保障原則」聲明，以保障歐洲在非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African-Caribbean-Pacific, ACP）國家之投資（European Commission 1992）。歐盟簽署的《歐洲能源憲章條約》（European Energy Charter Treaty），亦包含投資人與地主國投資爭端解決條款。歐盟於2010年發布「邁向全面性歐盟國際投資政策」規畫歐盟統一性及全面性的新投資策略，期冀藉由歐盟層級的合作及協商，支持歐盟企業在第三國的市場進入（market access）及提升其競爭力，促進歐盟整體利益（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2-3, 5）。歐盟以中國為簽署BIA的主要目標國家，將採取「高標準」（high standard）模式BIA，為歐洲企業爭取更多投資及市場機會，並

²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 2016, C202/47.

³ TFEU, art. 207(1):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shall be based on uniform principles,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changes in tariff rates, the conclusion of tariff and trade agreements relating to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nd the commercial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achievement of uniformity in measures of liberalisation, export policy and measures to protect trade such as those to be taken in the event of dumping or subsidies.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shall be conduc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of the Union's external action.

保護歐洲企業在中國之投資利益，避免受到不公平及歧視待遇，同時藉以促進國際投資自由化之發展（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 31-32）。

歐盟與中國之貿易及投資關係，隨著歐盟擴大為28會員國以及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已日益密切且重要，乃有透過新協定架構新關係之需要。歐盟於2007年與中國啟動1985年貿易與經濟合作協定升級版談判，但因歐盟談判指令與各會員國之間有所分歧，自2011年已停滯不前（Shan 2000, 138, 141, 179）。歐盟改採與中國簽署雙邊投資協定策略，並於2013年11月啟動與中國之BIA談判，截至2018年7月已進行17回合談判（European Commission 2018a; 2018c）。歐盟與中國的經濟規模皆名列全球前三名，雙方目前已皆同時為投資輸出國及進口國，歐中BIA，對於雙邊及國際經貿關係，因此具有重大深遠影響，值得重視。

本文將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觀點，採取政策分析研究法，就歐中雙邊投資協定談判議題及立場，論證未來歐中投資協定之內容及影響。本文亦採取法律釋義研究方法，討論《里斯本條約》架構下，歐盟投資政策的變遷，研析歐中BIA之談判進程與歐中雙邊高層會議扮演的角色，以了解歐中BIA談判之挑戰，尤其是歐盟與中國雙邊投資概況、BIA談判的發展背景及進程、政治決議的角色、雙邊談判立場及目標、主要談判議題等項目，據以論證歐中BIA的意涵、影響與啓示，提供台灣與歐盟談判BIA，發展雙方經貿及投資關係之參考。

貳、歐盟投資政策之發展與規定

一、投資之功能

（一）投資之理論與功能

國外直接投資（FDI）一般被認為包括資本跨國流動以從事公司或工廠設立，或與企業建立聯繫關係的任何投資。歐盟針對FDI，採取與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及國際經合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一樣的廣義界定，範圍相

關廣泛。投資包括證券（portfolio）投資、投資股市以獲取利潤，甚至參與或取得公司經營權。FDI也可能以併購或技術入股、授權等方式進行（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2-3）。

二次世界大戰後，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對外投資逐漸興起，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已無法從完全競爭市場的角度分析各國在國際市場之參與與產銷分工的原因，因此透過不完全競爭市場之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探討跨國公司的外國直接投資，逐漸獲得重視。

John H. Dunning認為單一的投資理論無法完全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的情形，因此其採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the Eclectic Theory），運用內部化、區位優勢（the Locational Advantages）、所有權優勢（the Ownership Advantages）等概念解釋MNE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全球資源分配之影響。在市場不完整（Market Imperfections）或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下，MNEs參與國際經濟活動，憑著本身所有權之優勢，藉由內部化克服市場不完整或資源扭曲的問題，並從選定的外國地區強化內部化的優勢，增強對外生產與對外投資之能力（Dunning 1977, 395-418; 1993）。

歐盟及2000年後之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方面，皆得利用前揭國際投資理論說明其投資軌跡。歐洲及2000年後之中國企業，尤其中國國有企業，已具有資金雄厚、技術較為先進等所有權優勢，且投資快速成長或較具經濟規模之市場，以獲取區位優勢。歐洲及中國國有企業透過跨國公司之國際經營策略，極大化內部優勢，以取得、鞏固並擴大本身的「競爭優勢」及「市場機會及地位」。歐洲及中國國有企業之對外投資因此符合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投資在歐盟經濟成長與貿易關係扮演一重要功能。投資涉及跨國間資本流動、公司設立、人員移動、管理與技術交流、國際產業分工及貿易流動，促使全球生產及供應鏈，以及國際貿易更加緊密結合及擴張。投資形式，大部分是設立或併購公司或工廠，從事經營、生產活動、股市投資、智產權授權或技術入股，以獲取利潤或公司控制權等。

歐盟認為投資可以創新商業活動，增加工作機會，激勵競爭，提高國際貿易及生產分工，促進世界資源的有效利用，加深貿易與投資相互依賴及互補

互利之關係。事實上，2010年之後全球貿易已超過50%是透過跨國公司間的內部貿易或全球生產及經營鏈進行，形成投資驅動之國際貿易發展趨勢。另外，世界貿易自1980年代之後，服務貿易的成長率已高於貨品貿易，這對歐盟之貿易順差有顯著貢獻。依據歐盟統計局，2013年歐盟對外投資金額大約3,400億歐元，吸引外來投資金額大約3,260億歐元，占世界對外投資及對歐盟投資比率分別是大約46%及34%。歐盟對外投資及吸引外來投資皆占世界第一位，大大提高歐盟在世界經貿關係之地位與影響力（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2-4）。

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條約》生效前，投資仍屬會員國職權，歐盟欠缺一個「共同投資政策」，無法整合28會員國統一行使投資政策，分散對外談判力量，相當可惜。《里斯本條約》生效後，依據TFEU第206條及207條，投資政策涵蓋在CCP範圍之內，使歐盟得統一行使職權。此將大幅提高歐盟在對外談判投資協定之地位（陳麗娟 2011, 93）。

（二）雙邊投資協定之發展背景

BIA主要為各國政府間以簽署書面協定之方式，提供締約國雙方投資人在另一國更充分之投資保障，並促進締約國間之相互投資。自從杜哈回合移除新加坡議題（包括投資自由化項目）以及OECD的多邊投資協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倡議失敗後，國際投資法缺乏可對國際投資保護進行實質或程序指引的一般性條約，因此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投資專章以及BIAs便成為國際投資法的主要規範（Hallinan 2016, 33）。自1980年至2017年，國際已簽署3,322項國際投資協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IIA），其中有2,946項為BIA，占88.68%（UNCTAD 2018b, 88-89）。

BIA約可分為(1)宣示性質的協定；(2)保障雙方投資與投資人之協定；以及(3)開放雙方國內市場（市場開放）等3種類型（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013, 2-7; UNCTAD 2015, 83-85）。BIA在談判範疇上，探討的主題包括：投資的定義（何謂投資、投資的種類等）、投資人的定義（如何認定自然人與法人為投資人、國籍的認定等）、投資的適用範圍（受拘束之主體、適用的時機）、最惠國待遇（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投資設立前或投資設立後享有最惠國待遇、最惠國待遇之例外等）、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投資設

立前或投資設立後享有國民待遇、國民待遇的標準等）、最低標準待遇（the minimum standard）（公平公正待遇、充分保障與安全等）、例外措施（不適用協定的產業、措施等為何）、徵收（徵收的標準為何）、爭端解決機制、例外條款（如哪些情形影響國家安全或本身重大利益）等（李貴英 2004, 38-46, 502-504；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012；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013, 20-158）。

BIA在投資保護方面賦予投資人相互同意之實質權利，並包含程序權利條款，後者一般是指「得將投資相關爭端交付仲裁機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選擇仲裁機制的權利」。BIA中的實質權利，包括徵收的適當補償、國民待遇之保證、公平公正待遇（FET）與最惠國待遇（MFN）。然而，習慣國際法並未對實質權利（例如FET）有統一標準及定義，BIA若設有相關條款，將會對國際仲裁庭的解釋產生重大影響。BIA的談判及設計，因此有助於改善外國市場的投資條件（Hallinan 2016, 33）。

綜上所述，一國簽署BIA，有助於減少企業在投資國的投資障礙及市場扭曲，亦可提升投資人透過國外投資併購該國企業的機會，增加垂直與水平整合的能力，並可更自由地選定外國投資區位以增加企業的產能，提高標準化產品生產，擴大市場機會及投資利益。據此，藉由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及BIAs實踐之討論，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中國與歐盟簽署BIA將有助於雙邊企業對對方國家之投資機會，但投資開放的程度仍視談判結果而定。

（三）歐盟會員國與中國簽署之雙邊投資協定

目前28歐盟會員國中，有27國與中國簽訂獨立的雙邊投資條約。《里斯本條約》之後，FDI雖然已成爲歐盟的專屬職權，歐盟會員國各自與第三國簽署的BIA仍持續有效，無須自動或默示終止，但未來歐盟會員國與第三國之協定不得再包含FDI。考慮到歐盟目前的FTA/BIA發展進程，會員國的BIA在未來將會與歐盟層次的BIA發展平行共存，並以歐盟投資協定或包含投資章節的FTA逐步取代會員國各自與第三國簽署之BIA爲終極目標（Hallinan 2016, 33-34）。

歐盟會員國與中國簽署之26件BIA文本（比利時與盧森堡爲同一BIA），前言皆旨在促進與鼓勵投資、加強兩國經濟合作。從協定涵蓋範圍觀之，文本內容大致包括：「投資與投資人定義」、「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徵

收與補償」、「損害與損失的補償」、「代位權」、「資金移轉」、「國家間爭端解決」、「國家與投資人爭端解決」、「其他義務」（更優惠的條件）、「投資促進與保護」、「透明度」、「人員進出與逗留」等部分。1980~1990年代，歐盟會員國與中國簽署之雙邊投資協定許多並不包含國民待遇條款（如瑞典、挪威、義大利、愛沙尼亞、斯洛維尼亞、立陶宛等）或損害與損失的補償（如瑞典、挪威、義大利、丹麥、奧地利、希臘、愛沙尼亞、斯洛維尼亞、立陶宛、羅馬尼亞等），僅有英國、捷克與斯洛伐克包含國民待遇條款，顯示各國在投資待遇較為保守之態度。但在2000年後簽署的10個雙邊投資協定（如德國、法國、比利時與盧森堡、芬蘭等）皆包含國民待遇條款，似可看出2000年後，歐盟各國在與中國簽署雙邊投資協定時，已將國民待遇條款視為協定的必要條款。

整體而言，過去歐盟會員國與中國或其他國家簽署之雙邊投資協定，屬前述第二種類型的BIA，即僅涉及投資促進與投資保護，投資自由化或市場開放相關條款則尚未包含於相關文本中（如實績要求、不符合措施清單等），即未包含市場進入。⁴然而，如前所述，在歐盟取得投資領域的專屬職權後，歐盟的投資及貿易政策將納入投資自由化及投資保護（即前述第三種類型的BIA），盼藉由歐盟層級的合作及協商，支持歐盟企業在第三國的市場進入及提升其競爭力，以促進歐盟整體利益（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5）。歐中雙方在2018年6月25日的經貿高層對話中，稱其談判中的投資協定，為一涵括投資自由化及投資保護的全面性投資協定（European Commission 2018b）。據此，可預見歐盟與中國的雙邊投資協定不僅將加強投資保護範圍之深度，投資自由化與市場開放也會是重要的談判方向，但實際成果如何，仍須視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而定。

值得注意的是，影響BIA談判內容的變數很多，縱使歐盟在取得投資專屬職權後，其國際投資政策以投資自由化為目標，但仍會視談判對象調整內涵。例如，目前除了中國，另一個正在與歐盟進行BIA談判的國家是緬甸，雙方於2015年2月開始談判，截至2018年6月，雙方已進行五輪談判。據公布之談判

⁴ 感謝匿名委員提供歐盟各成員國簽署之BIA均屬本文所述第二種類型之相關資訊。

進展報告，雙方討論內容包括：投資爭端解決的權利、投資爭端解決中法官的行為準則（此包含在協定的透明度與永續發展專章）、管制的權利。雙方亦就投資法院體系（制度建立、上訴機制）與透明度進行意見交換。有關投資保護，討論議題主要包含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公平公正待遇與資金移轉（European Commission 2016c; 2017c）。

歐盟與緬甸洽簽的是「投資保障協定」，從名稱與上述談判內容可知，協定僅設定在投資保護的階段，即第二種類型的投資協定（保障雙方投資與投資人），預期不會討論到第三種類型的投資協定（開放市場的市場進入階段）。此可看出歐盟考量緬甸尚為低度開發國家，市場進入的議題尚未成熟，因此雙方僅將投資協定設定為投資保障協定。

二、歐盟投資策略與政策

（一）里斯本策略

歐盟高峰會於2000年3月提出「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其中一項目標在於吸引外來投資，活絡歐盟經濟，創造就業機會。另外，該策略也希望強化歐盟對外投資之保障，尤其排除在第三國之投資障礙，創造更多投資機會（European Council 2000）。歐盟執委會於2010年11月9日提出「貿易、成長與世界局勢」通知文件，揭露歐盟未來貿易政策方針與執行重點，其中與投資政策相關者，包括：(1)多邊及雙邊談判並重，將推動與ASEAN及歐洲鄰邦國家簽署FTA，包括投資專章；(2)深化與美國、中國、日本、俄羅斯、印度及巴西等戰略夥伴之經貿及投資關係；以及(3)透過BIA或 / 及FTA排除法規障礙，包括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及投資等項目，增加歐洲廠商的市場機會，並對歐盟的就業、發展與商業有所貢獻（European Commission 2010c, 9-12）。

（二）歐洲2020策略

歐盟執委會於2010年3月3日發布「歐洲2020：智慧、永續及包容性成長策略」文件，針對2011至2020年規畫的貿易策略是：

(1)完成進行中的多邊及雙邊貿易談判，尤其是與具有強勁經濟潛力國家的談判。另外重視既有協定的有效執行，尤其聚焦於非關稅障礙的排除；

(2)就綠色產品及科技、高科技及服務等部門進一步打開外國市場；另外

就高成長的上述新興產品部門，推動國際標準化規則：

(3)與主要夥伴舉行高階戰略對話（high-level strategic dialogues），討論市場開放、法規架構、全球失衡、能源與氣候變遷等議題。歐盟將強化與美國、中國、日本及俄羅斯的關係。

(4)從2011年起於歐盟高峰會春季會議舉行之前發布年度報告，說明歐盟企業在海外市場遭遇的貿易及投資障礙（European Commission 2010a, 24）。

鑒於中國市場的長期發展潛力與影響，中國乃歐盟重要經貿夥伴。歐盟因此重視在中國貿易及投資障礙之排除，並爭取更多市場機會。

整體而言，歐盟投資政策包括：(1)聚焦長期投資，營造優質投資環境，對就業機會及經濟成長的穩定成長有所貢獻；(2)提高投資法律與政策架構的透明性；(3)確保歐盟會員國投資法規及政策的一致性，建立歐盟單一投資市場；(4)促進投資相關資本、資金及人員之自由流通；(5)促進歐洲企業對外投資的市場機會及提高投資保障；以及(6)透過BIA、多邊投資論壇等機制，促進歐盟投資理念之輸出、其他國家之投資改革及市場開放，並主導國際投資規則之發展與訂定（European Commission 2017a; Strik 2014, 89-90）。

（三）歐盟國際投資政策

在國際投資政策方面，歐盟2010年發布「邁向全面性歐盟國際投資政策」，目標包括：(1)增加歐盟對外投資在第三國之市場進入及投資機會，促進國際投資、資金及投資相關人員自由流動；(2)提高歐盟對外投資保障、法律安定性及投資的可預測性；(3)排除歐盟在第三國之投資障礙或不公平待遇，為歐盟投資及投資人爭取不歧視及國民待遇；(4)提高歐洲投資人及歐洲產業之國際競爭力；(5)提高歐盟對外投資談判之力量、效率及地位，避免因28會員國各自的投資政策，導致力量分散，以及對外投資協定的差異性及不同待遇；(6)推動「歐洲2020策略」，以建立智慧、包容與永續成長的歐洲經濟；(7)確保歐盟CCP及資金自由流動原則的完整性，提高歐盟及會員國投資政策的效率及功能；(8)強化歐盟與第三國的投資及經貿關係；(9)歐盟積極參與WTO、OECD等國際組織或國際投資論壇之談判，提出投資倡議，主導國際投資規則之發展方向；以及(10)從事歐盟投資理念的輸出，形塑歐盟規範性及軟實力，建立歐盟柔性領導地位（European Commission 2010a; 2010b, 2,

5-7; Dimopoulos 2012, 448-450)。歐盟在此一文件指出，由於歐中之間的投資法律框架及環境存在許多缺陷，因此中國或許是可簽訂投資協定的潛在夥伴（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7）。

歐盟對外投資協定談判的目標是強化歐洲對外投資保護標準，投資協定應依據不歧視原則，規定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公平待遇等條款，提供投資人充分及公允保障。另外，投資協定亦應將社會、人權及勞工標準、環境、公共健康、消費者權益、文化多樣性、發展及競爭政策等要素納入考量，一併規範，以提高投資協定之效益（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8-9）。

在強化投資保障承諾執行方面，歐盟倡議投資協定應有爭端解決相關安排，包括「投資人對地主國」（investor-to-state）爭端解決機制。其他提高投資保障承諾及執行之方式，包括：提高投資協定及執行之透明性、投資協定之有效解釋、仲裁等爭端解決替代方案，並參考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與WTO在投資承諾及爭端解決方面的相關規範及操作（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9-10）。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各國民間投資低迷。歐盟推動投資政策，通過2015/1017規則成立「歐洲策略投資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s, EFSI），具有振興歐洲經濟之重要意涵。⁵2014年7月15日執委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提出一項「政治指引」（Political Guidelines），提議於2015年至2017年投入3,150億歐元於歐洲市場，以振興歐洲經濟、創新產業及創造就業，並對歐盟「資本市場聯盟」（Capital Market Union）、「能源聯盟」（Energy Union）以及數位聯盟（Digital Union）之建立，有所貢獻（Juncker 2014）。⁶

2015/1017規則第3條規定，EFSI之目標在於提供3,000人以下歐洲中小企業融資機會，以從事投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及生產效率、提升其創新及競爭能力、創造就業機會，並振興歐洲經濟。融資管道為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⁵ Regulation 2015/1017 on the 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s,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Advisory Hub and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Project Portal, OJ 2015, L169/1.

⁶ 另參見2015/1017規則前言第31段以及第9條。

Investment Bank, EIB)。所以，EFSI也將支援EIB融資活動及風險承受（risk-bearing）能力，就EIB對歐洲中小企業之放款提供融資保證（financing guarantees）。

基於歐盟單一市場、高素質人力資源及民主法治等客觀環境，歐洲一向是全球最吸引外來投資的地區之一。但是歐盟2009年之前欠缺共同投資政策，各會員投資政策存有差異性，使跨國投資仍存有一些障礙，尤其是法規、勞工及社會福利標準等方面之障礙。歐盟辨識的會員國投資障礙包括五大類：(1)公共行政及商業環境；(2)勞工市場及教育；(3)金融部門及租稅；(4)研發創新及相關補貼；以及(5)服務部門之法規，尤其商業、電子、公共採購、通訊、能源、運輸、專門職業服務等保護措施及法規障礙（European Commission 2015e, 1-3）。歐盟在投資方面享有專屬職權，有利於消除差異性所帶來的障礙，創造更加自由化的內部市場，以吸引外來投資，提高其在投資談判之地位。

歐盟對外投資協定談判之對象是有所選擇，並以對方之GDP及經濟規模為主要考量，優先目標國家包括中國及俄羅斯。俄羅斯在佔領克里米亞（Crimea）之後，歐盟與俄羅斯關係惡化。所以，歐盟對外投資協定談判目前是以中國為主要對象。另外，歐盟亦與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國進行更高階之FTA談判，內容一般包括投資專章（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6-10）。

三、歐盟在投資之職權範圍

（一）歐盟運作條約第207條規定

《里斯本條約》於2009年12月1日生效之後，第3條規定，歐盟於「共同貿易政策」（CCP）具有「專屬職權」。TFEU第206條規定歐盟貿易政策的一般性目標是：藉由建立一個關稅同盟，歐盟將對世界貿易的和諧發展、廢除國際貿易與國外直接投資的障礙、降低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等共同利益有所貢獻。

TFEU第207條第1項進一步規定，CCP在以下方面應遵守統一原則，包括：關稅稅率、簽署稅率或貨品與服務貿易相關協定、涉及智慧財產權之商業

活動、國外直接投資自由化措施、出口政策及傾銷與補貼等貿易保護措施。CCP亦應符合歐盟對外行動的原則及目標。《里斯本條約》下，服務貿易、涉及智慧財產權之商業活動及投資事項，屬於歐盟CCP的專屬職權，此乃與先前歐盟條約不同之處，可見歐盟CCP範圍的擴大（Piris 2010, 281）。

TFEU第207條針對投資並無明確定義，尤其證券投資及投資爭端解決是否屬於歐盟專屬權，或是屬於與會員國分享的「共享職權」（shared competence）。此一界定會影響到歐盟在談判BIA時，對投資範圍及爭端解決方式的規範，以及是否僅由歐盟單獨洽簽（專屬職權），或仍須由所有會員國批准（共享職權）（李貴英 2012, 346; Strik 2014, 82-84）。

（二）歐盟法院之意見

歐盟執委會於2015年7月要求歐盟法院（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CJEU），針對歐盟—新加坡FTA投資專章之界定提供意見，以釐清歐盟CCP之職權範圍。⁷

歐盟執委會提問歐盟與新加坡FTA的規定，有哪些為歐盟專屬職權？或有哪些為分享職權？以及有哪些為歐盟會員國的獨有職權且須經會員國批准？執委會認為，歐盟具有獨立締結歐盟與新加坡FTA的專屬職權，而不在歐盟具有專屬職權的領域，則為共享職權。

歐盟法院在2017年5月16日的意見明確指出，歐盟在歐盟與新加坡FTA大部分關鍵領域具有專屬職權，包括貿易與投資，但在證券投資及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To-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SDS）方面，則必須與其會員國共享職權。⁸

TFEU第3條規定，歐盟在以下共同貿易政策方面具有專屬職權：

- (1)貨品貿易，包括相關監管事項；
- (2)服務貿易，包括相互承認協定（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及所有運輸服務；

⁷ ECEU, Case A-2/15.

⁸ Opinion of the CJEU of 16 May 2017, C-2/15, EU:C:2017:376 pursuant to Article 218(11) TFEU on the competen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onclude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Singapore.

- (3)智慧財產權；
- (4)所有公共採購項目；
- (5)投資方面的市場進入；
- (6)對FDI的投資保護；
- (7)整體貿易及永續發展；
- (8)結束涉及專屬職權的會員國雙邊投資協定；以及
- (9)國家間的爭端解決（European Commission 2017g, 2-3）。

屬於共享職權（即可由歐盟或會員國負責執行之事項）的僅有下列兩項，而是否行使共享職權，由理事會依據執委會的提案決定：

- (1)證券投資；以及
- (2)投資人國家爭端解決（European Commission 2017g, 3）。

歐盟與新加坡FTA是歐盟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的第一個貿易協定。這是一項綜合性的協定，包括執委會及會員國在職權方面有不同見解的政策領域，尤其是投資項目之範圍。歐盟有關投資職權及責任之界定，有助於增加歐盟未來BIA及FTA投資專章的法律明確性及穩定性，不僅對歐盟機構、會員國、公民及企業皆有益處，也能確保歐盟投資談判程序之可預測性（European Commission 2017g, 2）。

參、歐盟與中國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一、歐中雙邊投資概況與投資談判背景

（一）投資概況

歐盟對中國之投資流量，從2012年至2015年金額分別為163億歐元、209億歐元、88億歐元及60億歐元，占歐盟整體投資比重分別為5.1%、3.8%、1.5%及1.1%。相較於歐盟對美國的投資比重大多落在40%至60%之間，歐盟對中國的投資相對很小（Eurostat 2018, 3）。

歐盟吸引之外國投資流量，2012年至2015年歐盟來自中國之投資金額分別為84億歐元、66億歐元、79億歐元及63億歐元，占歐盟整體外來投資比重

分別為2.7%、1.3%、8%及1.3%。相較於美國在歐盟外來投資之比重大約落在40%至70%之間，中國對歐投資金額也相當小（Eurostat 2018, 3）。

歐盟與中國雙邊投資的金額及比重偏低，投資對方市場的潛力仍大，此意味若雙方市場進入的程度提高，將增加彼此投資金額。因此，BIA的簽署有其重要性。

（二）投資協定優先談判

歐盟及中國自2007年開始談判「歐中夥伴及合作協定」（EU-China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PCA根據WTO的定義，不屬於優惠性貿易協定（例如進一步關稅及服務自由化）。歐盟提出的立業及服務章節，包含監管條款及非服務部門之自由化承諾。但中國表示，其並未同意涵蓋非服務部門之投資自由化。中國亦明確表示，投資保護為其主要利益，但歐盟執委會卻未將該項目放入談判指令中。PCA與貿易相關的部分因此停滯不前，期待以此改善歐中投資關係，似乎不切實際。歐中FTA比PCA更進一步自由化，也缺乏政治可行性。因此雙邊投資協定（BIA）便成為歐中皆可接受的替代方案（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17）。

根據「歐中2020合作戰略議程」，為提升雙方在貿易及投資方面的合作，將採取19項倡議，重要者包括：

(1)重申每年進行「歐盟中國高層貿易與經濟對話」（High Level Economic and Trade Dialogue）指引雙方經貿關係發展，並針對重要貿易、投資及經濟議題做出策略性決定。

(2)談判並簽訂一項全面性歐中投資協定。該協定應涵蓋雙方關心的利益議題，包括市場進入及投資保護。歐中投資協定可望進一步促進投資自由化，並移除雙方市場中的投資限制；同時，為雙方投資人提供一簡易、安全的法律框架，以確保雙方得長期進入對方市場，並保護投資人及其投資。歐盟應以該單一協定，逐步取代中國及歐盟會員國間的雙邊投資條約。

(3)歐中投資協定之洽簽，有賴歐中雙方更緊密的合作及強烈的政治決心（European Commission 2013b, 5）。⁹

⁹ 相關評論另見Michalski and Pan (2017, 623-625)。

二、歐盟與中國投資協定談判過程

(一) 歐盟與中國高峰會

歐盟與中國高峰會為歐盟理事會主席、歐盟執委會主席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共同主持之會議，所達成的共識對雙方各項合作有相當影響力。2012年至2015年之高峰會，皆提及歐中BIA談判，2012年2月第14次歐中高峰會上，雙方同意儘早啟動談判進程（中國外交部 2012a）；2012年9月第15次歐中高峰會上，重申雙方致力於儘早啟動歐中BIA談判，促進雙向投資，創造就業成長。該協定對談判將涉及之雙方關心問題，不預設最終結果。雙方亦同意加強探討技術層面議題，為未來談判做準備（中國外交部 2012b）。

2013年11月第16次歐中高峰會上，雙方共同發表「歐中2020合作戰略議程」，認為歐中BIA有助於提升投資自由化水準，消除雙方投資人進入各自市場之投資限制，確保雙方長期可預見性的市場進入，為雙方投資人提供更為簡單、安全的法律環境，並為投資人及其投資提供有力保護。此涵蓋所有歐盟成員國的全面投資協定將取代中國與歐盟成員國之間的BIA（中國外交部 2013）。

歐盟與中國投資協定第一回合談判於2014年1月21至23日於北京登場。歐盟將歐中BIA視為加深經濟體間貿易及投資連結的重要要素，並以移除歐盟投資人在中國市場的貿易障礙為談判優先項目（European Commission 2014）。2015年6月第17次歐中高峰會上，雙方認為，正在進行的BIA談判是雙邊經貿關係中最重要之議題之一。希望儘快達成一個「高水準、全面的」BIA。BIA將包含投資保護、市場進入以及進一步便利投資的其他要素。協商並完成此BIA將傳遞雙方致力於加強合作的長期希望，甚而盼能簽訂FTA（中國外交部 2015）。2016年7月第18次歐中高峰會上，中方表示願與歐方共同努力，早日達成高水準的歐中BIA，並儘早啟動有關FTA可行性之研究，提升貿易投資自由化及便利化水準；歐方表示，願與中方加強對話協商，推動BIA談判（中國外交部 2016）。

2017年6月第19次歐中高峰會上，雙方表示投資協定談判是首要任務，將努力儘速達成一份富有雄心和平衡的成果，為雙方投資人建立友好、有助商業

與可預期的政策環境（中國外交部 2017）。

（二）2017年談判進展

歐盟與中國雙邊投資協定第12回談判於2016年9月26日至30日在布魯塞爾舉行。雙方談判涉及之範圍甚廣，包含：投資定義、實績要求（performance requirements）、公平與公正的待遇（FET）與最低待遇標準（minimum standard of treatment）、徵收（expropriation）、國內規章（domestic regulation）、爭端解決（國家對國家／投資人對國家／投資法庭制度）、永續發展、國營企業與標準設定、程序公平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6b）。

第13回談判於2017年5月15日至19日在北京舉行。雙方就實績要求、投資設立後階段國民待遇適用的例外（application of exceptions to national treatment at the post establishment stage）、公平公正待遇／最低標準待遇、行使政府權力所展開的行動（activities performed in the exercis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高階管理人員與董事會成員在國民待遇的適用與商業目的的自然人短暫停留進行討論（European Commission 2017d）。

第14回談判於2017年7月11日至14日在布魯塞爾舉行。雙方主要討論：投資定義（就不同的投資形式交換意見）、徵收（法律徵收條件的要點）、許可證設立與資格要求及其程序執行期間應遵守之一般原則、透明化（應適用具體的透明化規則，確保歐盟與中國投資人了解適用之法律架構；行政與司法訴訟程序應遵守之基本原則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7f）。

第15回談判於2017年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議題涵蓋：透明度（討論與公開和諮商相關之條款、資訊要求等）、國內法規（許可與授權資格和程序相關規定）、國民待遇相關規定、不歧視國外投資人的義務、徵收（地主國非法佔用投資人財產，對投資人賠償支付之方式）、永續發展（與投資相關的環境和勞工問題）、金融服務（金融服務的定義以及雙方依據審慎例外原則的可能性，以便採取措施確保國內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完整性）、國營企業（歐盟提出管理國營企業商業活動的原則，並回應中國的提問）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7j）。

第16回談判於2017年12月12日至15日在布魯塞爾舉行。雙方持續就文本進行討論，包括已提出之主題，例如徵收與透明度（競爭程序中的程序公平

性)。在國民待遇，雙方各自對不歧視義務的範圍和功能進行釐清，並討論與國民待遇有關的例外情況（如一般例外情況、部門排除情況、特殊手續與資訊要求）。此外，永續發展、金融服務和傘狀條款尚處於意見交流之初步階段，主要著重於闡述各自的政策方針，以為後續談判鋪路（European Commission 2017k）。

第17回談判於2018年5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對話涵蓋之主題包括：徵收、國民待遇與相關議題（如一般例外、特別程序與資訊要求）、公平公正待遇、爭端解決、永續發展。雙方討論具建設性，且在徵收與部分爭端解決的條文意見交換上有具體進展。另外，在國民待遇及公平公正待遇方面，需有進一步的技術支持。至於在永續發展方面，雙方會重新審視各自的敏感和關鍵要求，並在未來幾個月針對環境與勞工議題中與投資相關的面向規畫專家討論工作議程（European Commission 2018a）。

綜上所述，過去會員國與中國簽署之雙邊投資協定保障不足，主要以投資促進與投資保障為主，但目前歐中BIA談判方向除原先之投資保障外，已朝向投資自由化或市場開放方向發展，甚至就投資相關議題，例如環境、勞工、永續發展及爭端解決等，提供高標準保護，因而具有一定之法律複雜性、政治敏感性及經貿重要性。

三、歐中投資協定談判之雙方立場及主要議題

（一）歐盟之立場與目標

歐盟執委會於2015年10月提出「全球共享貿易：邁向更負責的貿易及投資政策」，試圖讓歐盟在貿易與投資協定談判方面對歐洲大眾更加透明化，並持續公布已談判完成之協定文本以及談判協定之最新資訊供大眾參考（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此外，即使貿易／投資協定談判促使市場開放，因而帶來經濟利益，但歐盟的核心價值仍不能因此而有所妥協。歐盟的主要核心利益為：

(1)捍衛歐盟法規的標準（即不降低法規保護的水準）及引領全球投資政策的改革；

(2)擴大支持永續發展、公平與合乎道德的貿易（fair and ethical trade）及

人權等相關措施（歐盟亦將透過洽簽投資或貿易協定來提倡相關人權理念）；

(3)未來貿易協定將納入反貪污相關規定（European Commission 2015c）。

對於BIA之簽訂，歐中雙方各有其目標。歐盟在投資方面的一般性目標源自TFEU：第3條第1項e款確立歐盟對共同貿易政策擁有專屬職權；第206條規定，歐盟應致力於消除對FDI的限制。第207條第1項則規定，共同貿易政策應遵循歐盟對外行動的原則及目標，其內涵規定於《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EU）¹⁰第21條。

歐盟的一般性政策目標若套至未來歐中BIA及投資關係，可轉化為以下4個特定目標：(1)針對歐盟投資人在中國之待遇，要求提高法律確定性；(2)加強歐盟在中國之投資保護；(3)降低在中國進行投資的障礙；(4)提高雙邊FDI流量（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20）。

為達上述特定目標，歐盟在歐中BIA談判對中國的訴求是：

- (1)更大的市場進入，以及進入前與進入後的不歧視待遇；
- (2)中國對國家利益的定義模糊，與國家安全考量相比過於廣泛，應增加投資監管和審查的透明度及可預測性；
- (3)盡可能為歐盟對中投資人爭取標準一致的法律保護及確定性；
- (4)投資保護標準應包括嚴格的智慧財產權保護；
- (5)對中國投資人提供統一的歐洲保護標準，以提升中國對歐投資的吸引力；
- (6)增加透明度，如確保在引入會影響投資的法規之前，諮詢利益關係人，並公布相關規則，使相關法規的管理、實施及適用皆具透明性；
- (7)在實施協定方面，建立諮詢點及一站式的資訊分享平台；
- (8)提高歐盟在中企業的競爭力，爭取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以抵銷中國國有企業所享有之貸款及補貼等歧視性競爭優勢；規範中國國有企業或補貼企業的對歐投資，以確保公平競爭環境；
- (9)確保雙方有權在其認為適當的保護基礎上，針對合理的公共政策目標（如環境、社會、勞工和人權等），採取必要但不構成不當歧視或者變相限制

¹⁰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OJ 2016, C202/13.

的措施：

(10)確保雙方國內法律和政策提供高標準的環境及勞工保障，雙方不得為鼓勵外國直接投資而降低環境與勞工相關立法和標準，或放寬旨在保護或促進文化多樣性的核心勞動標準和法律；

(11)引入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投資人義務；以及

(12)建置完善且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20-21）。

（二）中國之立場與目標

中國的特定目標，主要在提高中國投資人在歐盟的法律確定性，並保護其在歐盟的市場進入（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20）。鑒於歐盟對FDI的開放程度已相當高，因此對中國而言，為中國投資人尋求統一的歐盟待遇及保護，比要求歐盟放寬市場來的重要。與此同時，歐盟內部對中國投資人的反彈聲浪逐漸增加，有越來越多人呼籲應基於國家安全或產業政策考量，控制流入歐盟的FDI，如此發展令中國愈感憂心，所以維持歐盟的開放性亦成為其目標。中國的操作性目標如下：

(1)在中國現行之BIAs架構上，為在歐中國投資人尋求高度法律保護及確定性，並改善目前中國與各歐盟會員國之BIAs因規範不同，而導致的混亂狀態；

(2)提高中國的投資人保護標準，以吸引歐盟FDI；

(3)維護歐盟之開放性及確定性，並處理當前及未來各經濟部門之市場進入及國民待遇；

(4)確保與企業設立及營運相關之中國投資人、公司內部轉調人員（intra-corporate transferees）及商務旅客（甚至可能包含其家人）可便捷取得歐盟簽證及工作許可；以及

(5)確保諮詢點及一站式服務平台之建立，以提供投資人特定資訊，並即時回應有關歐中投資協定運作的問題（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21）。¹¹

¹¹ 關於中國在金融危機後對歐投資之發展、挑戰及未來投資談判之取向，可參見何芳、鄧瑞平（2016, 78-86）；陳超（2017, 49-58）；Fan（2014, 45-59）。

中國2015年公布的《外國投資法》草案包含些許正面發展，但該草案卻也進一步擴大國安審查的適用條件，規定投資若達一定門檻需要事前批准。2015年10月，中國公布其「全國負面清單制度」（nation-wide negative list system），藉由兩份領域清單說明禁止或限制投資的領域：一份清單為國內投資人而設（包括與中國簽訂投資協定而使中國擁有案件管轄權的外國投資人）；另一份則針對其他外國投資人（中國國務院 2015）。雖然投資規範有所簡化且更加透明，因為未列於清單的項目其投資不需要事前批准，但該制度仍具歧視性，且國家安全也依舊是影響中國是否允許FDI的優先考量。因此歐中投資談判主要聚焦於投資市場進入和保護，包括改善管制環境（葉斌 2015, 121;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a, 11-12）。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2018年7月28日的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包括在金融領域放寬銀行外資股比例至51%，以及3年後取消證券、期貨和壽險的外資股比限制。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大幅放寬市場准入，清單長度由63條減至48條，共在22個領域推出開放措施。中國於2018年12月25日公布《市場准入負面清單（2018年版）》，共151個事項，581條具體管理措施，代表中國投資政策進一步放寬。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及業務等，各類公司皆可依法平等進入。此乃中國投資制度的一項重大制度創新，以真正實現「非禁即入」之負面清單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2018）。中國逐步放寬外商投資限制，一方面顯示中國已較具面對外來投資競爭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中國希望其對外投資取得對等待遇，增加投資機會。歐盟與中國BIA談判對中國投資政策的放寬及改革，扮演一種激勵作用，意義相當重大。

（三）歐中BIA投資保護之分類

BIA旨在保護及促進投資，並藉此提升雙邊經貿合作關係、投資與資金的自由流動、資源有效使用或經濟發展（Dolzer and Stevens 1995, 20-25）。投資一般包括各種資產，例如動產及不動產、股票及利益、智慧財產權、技術、品牌、公法上特許權（concessions）（Dolzer and Stevens 1995, 26-28; Sornarajah 2014, 7-18）。投資人主體包括個人及公司，因此涉及公司設立、營業活動以及股票投資等。個人一般以「國籍」界定，公司則以註冊地（incorporation）

或實質控股 (control) 做界定。

BIA必須對投資前、投資時及投資後三個層面加以規範，才是一份優質的BIA。以自由化程度相當高的「歐盟與加拿大全面經濟與貿易協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 為例，三層面之規範內涵基本上包括：(1)投資之設立(投資前之規範)：市場進入、實績要求；(2)不歧視待遇(投資時之規範)：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高階管理人員及董事會成員之待遇；以及(3)投資保護(投資後之規範)：投資及監管措施、投資人及涵蓋投資之待遇、損失補償、徵收、移轉、代位權等。另外，也需設置爭端解決機制(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6)。

進入許可、公平公正待遇、完整保障及安全待遇、不歧視待遇、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皆屬傳統投資及投資人待遇，一般被認為是「最低標準待遇」(Mann 1981, 244; Sornarajah 2014, 233-237)。高標準待遇BIA已將智產權保護、市場進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程序、勞工/社會及人權條款、反貪污、外匯自由化等保障納入，並排除實績要求、自製率要求、股權上限或合資經營要求、出口比率、再投資要求及國有徵收等貿易障礙，以促進投資自由化(Sornarajah 2014, 259-266)。從前述歐中BIA談判過程可知，歐中大致是以高標準待遇BIA為談判目標。

1. 投資前、中、後之重要議題

在投資前與投資時，不歧視待遇之適用範圍是歐中雙方所關切的議題。中國與歐盟會員國間的BIA在「國民待遇」方面，多在附加議定書中有所保留，或說明此國民待遇必須受限於相關法律規定，或僅適用於市場進入後階段。歐盟與中國在本次談判將擴大到市場進入前及市場進入後之階段，並確立國民待遇之實質內容。此外，在投資對方市場範圍，BIA可能採取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結合的方式(姚鈴 2014, 12; 2015, 102)。但過去歐盟會員國與中國多採用正面清單，較缺乏採用負面清單之經驗，如何設立明確、簡潔的負面清單仍為一大難題(葉斌 2014, 38)。

針對投資後階段，歐盟認為歐中BIA應規定資金自由轉移，因為絕大多數國際投資協定(IAs)皆會規定「資金自由轉移」，以確保投資人得將其投資所得轉移出地主國，並於投資終止時歸還其資本。關於資金轉移，有幾個面

向需要考慮：(1)轉移權的範圍，包括限制「為防止投資人清算 (liquidating) 其投資，而定有出售或處置投資的國內限制」；(2)可轉移之資金類型，IIAs 中首選方案是基於非專屬例示清單 (non-exclusive illustrative list)，盡量確保涵蓋到各種資金轉移；(3)轉移之外幣種類和適用匯率的兌換權 (convertibility rights)；(4)對轉移的許可限制 (permissible restrictions)，其目的係盡量減少國家對資金轉移可能施加延遲和限制的範圍和數量；以及(5)轉移義務 (transfer obligations) 之例外，例如面臨國際收支危機之情形 (European Parliament 2010, 31-40)。

歐盟認為歐中BIA也應包括徵收補償。國際習慣法允許地主國在滿足某些條件 (包括提供補償) 的情況下，徵收外國投資。徵收得採「直接徵收」之形式，例如涉及「正式轉讓所有權或完全扣押財產」的國有化 (nationalisation)。國家如果明確妨礙其財產使用或利益享有，縱使財產未遭扣押，所有權未受影響時，也可能發生徵收。這種行為往往被稱為「間接徵收」或「等同徵收之措施」 (measures tantamount to expropriation)。地主國妨礙財產之措施，哪些應被視為間接徵收，定義上有其困難。值得注意的是，不歧視課稅 (non-discriminatory taxation)、消費者保護措施或合法環境規定 (legitimat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政府措施，不被視為徵收，所以不予賠償 (Dimopoulos 2012, 448-471)。

國際投資協定旨在保護投資人，包括歐盟會員國雙邊投資協定，絕大多數皆有規定徵收補償，這也是較具爭議性的規定之一。多數國際投資協定規定，徵收或國有化僅限於追求公共目的，且必須遵循正當法律程序、不得歧視，並根據被徵收前資產的公允市場價值，提供「迅速、足夠與有效」之補償，才符合「公平補償」原則 (丘宏達 2006, 755-756)。

2. 社會條款及人權保障

歐盟共同貿易政策規定於TFEU第207條，並適用TEU第21條規定之更廣泛的歐盟對外行動目標。TEU第21條特別規定，歐盟在其對外行動實踐上，應遵守「民主、法治、人權及基本自由的普遍性及不可分割性、尊重人性尊嚴、平等及團結原則、尊重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原則」等歐盟理念、目標及原則。

此外，歐盟在國際層級採取的行動不應危及歐盟對基本權利的保護程度。

此項創制是爲了依據國際法建立額外補救措施，以履行國際協定對各國義務的規定。因此，該創制應對外國投資人在歐盟法及各會員國國內法下現有的權利，或對強制執行此類國內法權利的補償，一視同仁。儘管如此，在評估這項創制時，依據《歐盟基本權利憲章》預設之目標及原則評量多項選項，仍將有所助益。所以，歐盟在歐中BIA談判也須將社會、人權及環境等議題，一併納入考量，列入談判事項（European Commission 2017h, 26）。

歐中BIA在社會影響方面，中國因爲其特殊社會背景而在諸多方面設有限制，尤其公民社會在中國決策較無法扮演關鍵角色。因此依據歐盟分析，如果歐盟跨國公司在中國適用較高標準歐盟法規，對中國受雇勞工權益及福利之保障，將有提昇效果。另外，中國政府也須進一步強化法治實踐，以利歐中BIA的有效執行（European Commission 2017e, 12-13）。

在人權方面，歐盟較爲關心的人權項目包括：(1)財產權；(2)有效補償權及公平審判權；(3)不歧視；(4)結社自由及意見自由權；(5)禁止強制勞役及童工。此爲絕對權利，不允許任何減損；(6)原住民權利；(7)適當的生活水準及健康權；以及(8)隱私權及個人資料保護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7e, 92-96, 112-113）。

歐盟會員國及中國間現有的BIAs皆只包括投資保護，不包括永續發展。歐盟建議歐中BIA應包括永續發展，但保護一般人權的責任，亦即超越一般勞工及環境權的概念，可能會被雙方排除在外。中國由於嚴格的意見自由限制，以及對公民社會團體的控制，中國公民社會在監督協定執行方面的參與，將可能遭遇困難（European Commission 2017e, 13）。

3. 投資爭端解決

歐盟認爲歐中BIA應包括「投資人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方式，因爲絕大多數現代國際投資協定皆有關於「締約方之間」、以及「地主國與投資人之間」的爭端解決條款。

TEU第21條第2項爲歐盟預設了一些應透過國際合作追求的目標。與此創制相關的目標包括：「鼓勵所有國家與世界經濟整合，包括透過逐步取消對國際貿易的限制，以及提倡更健全的多邊合作及良好的全球治理國際系統」。

在國家間爭端解決方面，當爭端發生於締約方之間時，通常由締約國進行

談判以解決之，倘若仍不可行，則進行仲裁。國家間最可能發生的爭端類型，本質上更具程序性（procedural in nature），且在實踐中，這類性質的爭端很少涉及國際仲裁，而係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鑒於此，國與國之間的爭端解決條款通常簡明扼要，並提供仲裁地點和仲裁規則之選擇（Dimopoulos 2012, 467-471）。

投資人與國家間的爭端解決條款，在「適用特性層次」（level of specificity）、「適用性質」以及「投資人使用程度」等方面仍存有差異。含括此類爭端解決條款的國際投資協定，通常採取兩種形式：一為歐盟式規定（EU style provisions），簡明扼要；另一北美式規定則相當全面並具規範性（comprehensive and prescriptive）。不同的風格隨著時間推移而演變，且受這兩個地區「投資人與國家」間訴訟經驗及實踐之影響。

2015年11月12日，歐盟在針對「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投資保護及投資爭端解決提交的公開文書中表示，「執委會將開始與其他國家合作，建立常設國際投資法院。目標是以國際投資法院逐漸取代所有歐盟協定、歐盟會員國與第三國之協定、以及非歐盟國家間之貿易及投資條約中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這表示將會以現代、有效、透明且公正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體系，取代舊有ISDS機制」（European Commission 2015d）。¹²

歐盟提出之「投資法院體系」（Investment Court System）草案，建議二級法庭（two-tiered Tribunal），包括一級及上訴審，由21位成員組成，由歐盟及美國任命，須嚴格遵守獨立性及公正性。歐盟「投資法院」倡議，乃將投資爭端法制化及「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以提高投資爭端解決之效力及公信力，強化投資法的「公法」性質及規則導向。BIA的投資法院如果運作成功，並得成爲「國際投資法院」（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urt）之範本，加以多邊化，以發揮如同WTO「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的功能（European Commission 2015d; Schill 2016）。

2017年5月，執委會之「全球治理反思文件」（Reflection Paper on Har-

¹² 關於ICSID機制及解決原則，可參見李貴英（2004, 8-9, 19-27）。

nessing Globalisation) 亦提到：「歐盟將持續努力建立公平規則，保護國際投資，同時允許政府追求其合法的政策目標。相關爭端不應再由ISDS的仲裁人裁決。執委會提議建立多邊投資法院，以創造公平透明的機制」（European Commission 2017b, 15）。

投資法院乃一創新倡議，可以增加歐盟在BIA談判之籌碼。然而，投資法院會限制國家依據公共利益之裁量權，另對傳統地主國司法管轄權也形成挑戰，對國際法之「竭盡地主國救濟」（exhaust local remedies）原則，以及國際投資法帶來根本性變革。美國在TTIP談判對歐盟此一倡議有所保留。投資法院在歐中BIA談判也形成一項敏感議題，將深刻影響談判進程與成敗（Bronckers 2015, 655; Titi 2014, 31）。

投資法庭或投資法院之建制，亦涉及諸多問題，包括：(1)組織制度、法院／法庭之層級、型態與結構；(2)仲裁人之組成、職權與保障；(3)仲裁程序與透明性；(4)財務來源及分擔；(5)法院／法庭獨立性地位、設置地點、秘書處、準據法、衝突法之解決、法律解釋、既判力、裁決之承認與執行、豁免權、救濟方式、損害賠償方式、國家責任、歐盟責任；以及(6)如何監督及評估實際成效，另又由哪一機構承擔監督及評估責任等。另外，歐中BIA如果是一種混合協定，將來歐方如果必須承擔法律義務，歐盟及會員國間，以及歐盟會員國間如何分配及分擔義務？BIA與歐盟內部規則之衝突又如何調和？此等問題皆具高度不確定性，較難事先明確界定（李貴英 2007, 369-373; Bischoff 2011, 1564, 1568）。這些議題皆具有法律複雜性，尤其涉及締約國司法管轄之主權問題，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將投資法庭納入歐中BIA，預期不太樂觀。但鑒於爭端解決仍是BIA之一項核心內涵，歐中BIA預期仍會有投資爭端解決專章或相關條款規定（黃世席 2015, 149-160）。

肆、歐盟與中國BIA談判之意涵與影響

一、對歐盟之影響

(一) 改善歐盟在中國市場之投資保障

歐盟與中國簽署BIA除了有助於歐商拓展中國市場外，亦得提供更多投資保護。歐盟與中國進行BIA談判，意味歐盟貿易與投資政策的變遷，投資已成為歐盟共同貿易政策之專屬職權。歐中BIA將取代目前歐盟28會員國中，已有27國家與中國簽署的個別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形成歐盟層級的單一投資協定。歐盟與中國單一投資協定，可避免會員國與中國個別協定可能產生的不同規定及差別待遇，甚至各會員國為了爭取較好待遇而相互競爭，而被中國各個擊破，或被利用而相互矛盾。此外，由歐盟代表所有會員國統一行使與中國談判之職權，可提高談判地位，爭取更好待遇，全體會員國皆受惠，符合歐盟共同利益。歐盟出面談判也較有效率，避免會員國逐一談判的繁瑣程序及可能產生的不同結果（Meunier 2017, 606）。

從歐盟企業的角度，在中國的歐商認為中國在許多領域對外商投資都有所限制，甚至禁止外商企業在中國投資。在市場進入，中國未落實平等互惠之原則。中國歐盟商會支持歐盟與中國雙方能儘速完成歐中BIA談判，以建立更加穩定與透明之投資與經營環境，且協定內容應該要包含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中國歐盟商會 2016, 9, 30）。¹³

中國歐盟商會也建議歐中BIA內容納入：更靈活的簽證與工作許可證、取消對外國法律服務的限制、食品的標準與法規一致性、食品檢測上允許第三方實驗室進行測試、允許對汽車產業自由投資、提高中方在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公平性、公開與透明度、開放外資對頁岩氣可直接投資、開放醫療機械採購、取消對鐵路領域的投資限制、外商能在再生能源領域獲得公平競爭的環境、取消投資金融業之限制等（中國歐盟商會 2016, 59, 81, 113, 139, 157, 169, 201,

¹³ 中國歐盟商會於2000年成立，為一非營利組織，主要目的為反映在中國之歐盟企業之看法，該商會在中國9個城市設立7個分會：北京、南京、上海、瀋陽、中國華南（廣州、深圳）、中國西南（成都、重慶）與天津。

299)。中國歐盟商會認為歐中BIA將有助於改善投資架構，增加雙方投資潛力（中國歐盟商會 2014, 110）。

歐盟簽署歐中BIA其中一項目標在於排除歐洲企業在中國投資及經營所遭遇之障礙，例如：資本認定、合資規定、技術移轉、自製率要求、實績要求、行政審查或管控、政府採購限制、中國對國營企業之補貼、違反國民待遇措施、其他非關稅障礙等（European Commission 2015b, 5-6）。另外，中國在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仍存有很多問題，包括劣質的專利註冊、惡意申請歐洲商標註冊、外國商標專利的註冊程序以及法律認證程序非常繁瑣複雜，欠缺透明性。司法與海關對侵權的執行與救濟工作也較不積極。如何透過歐中BIA處理這些問題，對歐盟是一大挑戰。

雖然歐中BIA希望能進一步投資自由化，但隨著中國近年逐漸發揮其「銳實力」，中國國營企業之對外投資也讓歐盟深感憂慮，例如：(1)中國國營企業擁有雄厚資金，有時類似「主權基金」（sovereign fund），具有較高談判地位及投資優勢；(2)中國國營企業之對外投資，有時動機不單純，不純粹從事「商業考量」（commercial consideration），而是配合政府政策，有時摻雜一些政治考量；(3)在國內市場及政府採購往往具有壟斷或優先地位；(4)中國國營企業得到政府補貼，在國際市場取得不當競爭優勢；(5)國營企業之操作比較欠缺透明性及「課責」，較容易誘發高風險或不計損益之操作；(6)國營企業對外投資如果以掌控原物料、新興高科技、策略產業等為目標，也會涉及「國家安全」考量（Jongbloed, Sachs, and Sauvart 2012, 10-16; Sornarajah 2014, 71-73）。這些問題雖然能透過BIA談判協商，但對中國「非市場經濟」商業模式的憂心，可能會讓歐盟傾向對進入歐盟的中國國營企業投資採取較嚴格的投資審查（European Commission 2017i）。

（二）確保歐盟在中國市場之公平投資機會

歐中BIA可使歐盟在中國市場與美、日、韓立於公平競爭地位。歐盟擔憂其與中國簽訂的BIA內涵比不上中國與其他歐盟主要競爭對手簽訂的BIAs/FTAs，因而無法提供歐洲投資人同等的權利及保障。歐盟及美國各自與中國協商BIA時，難以避免會將中國對另一方的讓步納入要求。例如美國與中國進行BIA談判，即是對歐中BIA談判的回應。2012年11月，歐中正式同意對BIA

展開談判，隨即8個月後，美國便宣布其有意與中國洽簽BIA。同樣地，歐盟透過平行談判與政策模仿，在與亞太國家進行談判時，比照它們與美國的FTA，向對方尋求同樣或甚至更多的讓步，此一策略在歐韓FTA及歐新FTA兩案例上效果顯著。因此，歐盟在與中國的BIA談判，如何取得與主要競爭對手同樣的投資保護，同時與歐盟法律維持一致性，將會是一項重大挑戰（Mauil 2016, 30-31）。

二、對中國之影響

歐美國家採取高標準FTA及BIA的新趨勢，是中國必須面對的挑戰。從歐中BIA觀察，中方必須面對包括進入前國民待遇及負面清單模式等更高標準的投資自由化談判，以及因應歐盟主導、標榜高標準之BIA，議題範圍超越WTO，包含超出傳統FTA之新興議題，如環保及勞工議題等，且未來談判將與時俱進，不斷納入新的貿易及投資議題。此皆將使中國加速國內經貿自由化之改革，以因應未來簽署高標準BIA開放市場所帶來之內部衝擊。

歐中BIA有益於中國對歐投資、技術移轉、排除貿易障礙、提升中國產品競爭力，並建立歐盟及國際貿易投資網絡。歐中BIA提供官方保障機制，雙邊投資關係較為穩定，有利於中國「走出去」戰略之落實，提升市場進入、產品創新及產業效率，同時促進中國投資法律與政策的改革與進步。

中國以往藉由外來投資取得之技術較為低階，因為歐、美、日對中國投資，往往僅移轉勞力密集、夕陽或高度污染產業，中國較難取得高端科技。中國海外投資，透過併購、研發合作，得以吸收歐洲較為高階的技術，以及科研與管理人才，有助於產品創新及產業結構調整，並加深國際化經驗。中國在歐投資產品，利用歐洲品牌回銷中國或行銷國際市場，也較易獲得中產階段之青睞，提高產品競爭力及品牌價值。

據此，中國面對中歐及中美BIA簽訂之影響，已加速對內改革，持續採取自貿區試點及提出投資負面清單法規制定等方式，因應未來簽署BIA後，市場進入大幅自由化所造成的衝擊。

對中國而言，與歐盟簽署BIA，可以持續吸引並擴大歐洲對中國投資，促進歐洲的技術移轉，建立與歐商的全球經營網絡及通商管道，促進中國廠商對

歐洲投資，讓中國投資走進歐洲，學習歐洲技術，鞏固並深化雙邊經貿關係。中國亦期待其產業結構能逐漸從勞力密集轉向為技術密集，以提高其產業及產品在歐洲及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截至2018年5月，中國已簽署128項BIA及22項包含投資條款的條約（UNCTAD 2018a）。2016年7月7日至10日在上海舉行之G20貿易部長會議通過一項由中國倡議的《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以創造具有較強適用性的國際投資法律與政策制度，保護中國海外投資，形塑具有中國特色且照顧到開發中國家投資需求的國際投資規則，使中國從以往國際規則的接受者，逐漸形成倡議者與訂定者，對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做出積極貢獻（G20 2016）。

促進貿易與投資成為2016年9月4日至5日在杭州舉行之G20峰會的一項重要議題，以建構一個更加創新及包容的世界經濟。G20峰會達成「杭州共識」，採認《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對國際投資規則的發展，尤其「南北」投資關係的「再平衡」，具有里程碑之意義（The Economist 2016, 67）。

三、對台灣啓示

對台灣啓示方面，2015年歐盟乃我國第五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為464.9億美元，歐盟亦為我第一大外資來源，累積在台投資金額為340.94億美元，主要投資業別為製造業、金融及保險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等，而我國對歐盟投資至2015年累積投資金額為54.23億美元，主要投資業別為製造業、金融及保險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等。¹⁴

我國亦積極推動與歐盟洽簽BIA，希望藉由BIA開放彼此市場，吸引歐商來台投資及布局亞太市場，並促使我商能加速布局歐盟各國市場，引進歐盟國家先進技術及管理經驗。在台歐BIA推動上，我國除了每年與歐盟舉辦經貿諮商會議外，亦與歐盟各國進行經貿會議（如英國、瑞典、芬蘭、法國、義大利、西班牙、波蘭等），以爭取洽簽台歐BIA、FTA，或台歐「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A），為我國與歐盟建立更密切之

¹⁴ 相關資訊可參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17）。

經貿合作關係（經濟部 2015）。

對於是否與台灣洽簽全面性的ECA或FTA，歐盟目前仍持保留態度，因此在「堆積木」策略的考量下，預期將以BIA做為第一塊鞏固雙方經貿關係的積木（中華經濟研究院 2014, 2）。¹⁵歐洲議會在2013年10月9日通過決議，敦促歐盟儘快與台灣針對投資保護和市場進入進行談判，以深化雙方經貿關係（European Parliament 2013）。歐盟執委會於2015年10月「全球共享貿易」報告表示，有意與香港及台灣開啓投資談判（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 31-32）。2017年9月，歐盟正式表示準備與台灣展開BIA談判（唐佩君 2017）。歐洲議會於2018年5月30日通過決議，呼籲歐盟執委會應儘速完成對台投資談判籌備工作，我國亦應積極推動，早日完成洽簽工作（European Parliament 2018）。

Pascal Kerneis等學者指出，由於台歐目前不太可能洽簽全面性的FTA，因此雙方的BIA應儘可能最大化其所涵括的相關議題。在名稱是「投資協定」的前提下，該BIA將不會處理與傳統貨品貿易相關的議題，例如工業產品、農產品和原物料的關稅減讓、原產地規則、技術性貿易壁壘、食品安全檢驗與動物防疫措施及貿易救濟措施等議題（Kerneis, Lamprecht, and Messerlin 2016, 46）。

渠等亦認為台歐BIA應儘可能移除各種市場進入投資障礙，以促進服務業的跨境貿易和人員移動。例如在商業據點呈現方面，BIA應改善所有經濟領域的市場進入前待遇以及市場進入後投資保護。此外，台歐BIA或許還可納入智慧財產權，處理軟體版權、硬體專利及數據傳輸等相關問題，並放寬公共採購的規定以及進行法規調整，例如建立監管合作機制、訂定競爭與永續發展條款、設立國對國的爭端解決機制等（Kerneis, Lamprecht, and Messerlin 2016, 48-49）。

¹⁵ 所謂「堆積木」策略係指：針對ECA之部分章節內容，例如：投資、技術性貿易障礙、電子商務、競爭政策、貿易便捷化等，與目標國簽署雙邊協定，以作為未來雙方洽簽全面性ECA之基礎。該策略之優點為雙方可提早實現洽簽經濟合作協定之部分利益，強化與目標國的雙邊關係（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2017, 4）。

伍、結論

《里斯本條約》於2009年12月1日生效後，歐盟共同貿易政策已涵蓋投資，使歐盟取得投資政策及對外談判專屬權。中國與歐盟已建立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歐盟則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雙方貿易關係非常密切。歐盟將中國列為第一個BIA談判的對象，以便在中國市場爭取更多投資機會及提高投資保障標準。歐盟與中國BIA談判得到歐盟與中國高峰會的支持，具有強烈政治意願，較有利投資談判之進行。

歐盟推動與中國簽署BIA，具有下列意涵：(1)象徵歐盟貿易政策的變遷與創新，與時俱進，透過BIA，方便歐盟具有競爭力的投資與服務進入中國市場，創造新的商機；(2)簽署BIA的對象有選擇性，以中國為優先目標，反映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且逐漸形成一「世界市場」；(3)BIA的內容將聚焦於歐盟投資在中國市場的保障，以及投資障礙的排除；(4)吸引更多中國投資，在歐洲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平衡歐盟對中國的巨額貿易赤字，有助於解決歐債危機；以及(5)強化歐盟與中國的戰略夥伴關係，透過歐盟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推銷歐盟民主、法治及人權等歐洲理念及原則。

在歐中BIA談判，歐盟立場採取高標準，涵蓋市場進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智財權保障、公平待遇、資本／資金及外匯自由移動、投資法院等議題。中國則期望透過BIA強化其「走出去」策略，從事技術移轉、促進中國企業結構調整、建立歐洲及國際行銷網絡、提升其競爭力，並強化歐中經貿合作關係。鑒於已成為對外淨投資國，中國因此更加重視其海外投資機會及保護，做為突破貿易保守主義之一種重要方式。所以，除了投資法院之外，中國接受高標準投資保障做為BIA原則及內容之可能性已大為提高，有助於歐中全面性BIA之簽署。

整體而言，歐盟會員國與中國簽署之雙邊投資協定，已涉及投資促進與投資保護，而投資自由化或市場開放相關條款則尚未包含於相關文本中，例如實績要求、高階管理人員與董事會成員等。相較於歐盟會員國與中國簽署的投資協定，歐中雙邊投資協定除了包含投資促進與投資保障之外，已朝向投資自由化或市場開放的方向發展。

airiti

歐中BIA是歐盟第一項對外談判的高標準投資協定，這是歐盟貿易與投資的重要政策變遷，以專屬職權統一發言及對外談判，為歐盟會員國爭取更好的待遇及保障。對中國與歐盟而言，歐中BIA也是形塑國際投資規則的重要機遇，尤其中國於2016年9月5日在杭州舉行G20峰會，通過《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強調營造「開放、透明及有益」的全球投資政策環境，顯示其在國際投資規則建構方面，享有越來越多話語權、倡議權及主導權。歐中BIA如果順利簽署，將進一步使雙邊關係與國際投資的未來發展，產生一些基本性變化，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歐盟為我國重要經貿夥伴，我國亦盼與歐盟洽簽BIA。歐中BIA談判有助於台灣了解歐盟目前對BIA之關切議題，例如市場進入將採負面清單等方式。歐盟乃台灣外來投資的最主要來源，對台灣技術移轉、產業升級及台歐經貿關係等皆有重大效益。我國應積極推動與歐盟的BIA談判，並得參考歐中BIA談判內容及歐盟立場，做好準備，以爭取我方最大利益，進一步強化台歐經貿合作關係。

（收件：105年12月15日，接受：107年11月9日）

The EU-China Investment Agreement Negotiation

Der-chin Horng

Research Fellow and Depu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Hua-wei Chang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vestment plays a key role in EU-China trade relations. Since the Lisbon Treaty came into effect on December 1, 2009, the EU's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has extended to investment. Accordingly, the EU has exclusive competence covering investment policy and its negotiation with third countries. Not to mention, the EU has become the main trading partner of China since 2011 because it identifies China as a strategic partner, as well as a targeting country with which to negotiate a high-standard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BIA). Due to the economic weight of both sides, the EU-China investment negotiation will have important impacts on both the EU-China trade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From a policy analysi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following core issues: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EU investment policy, the background, positions, scope and core issues, meaning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EU-China BIA negotiation, and also its impact on Taiwan, etc.

Keywords: EU,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CCP),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BIAs), TFEU

參考文獻

- 中國外交部，2012a，〈第十四次中歐領導人會晤聯合新聞公報〉，<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904825.shtml>，查閱時間：2018/07/09。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a. "Di shisi ci zhong ou lingdaoren huiwu lianhe xinwen gongbao" [Joint Press Communiqué of the 14th China-EU Summit]. (Accessed on July 9, 2018).
- 中國外交部，2012b，〈第十五次中歐領導人會晤聯合新聞公報〉，<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971909.shtml>，查閱時間：2018/07/09。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b. "Di shiwu ci zhong ou lingdaoren huiwu lianhe xinwen gongbao" [Joint Press Communiqué of the 15th China-EU Summit]. (Accessed on July 9, 2018).
- 中國外交部，2013，〈第十六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發表「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畫」〉，http://www.mfa.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1101803.shtml，查閱時間：2018/07/09。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 "Di shiliu ci zhongguo oumeng lingdaoren huiwu fabiao 'zhong ou hezuo 2020 zhanlue guihua'" [China-EU 2020 Strategic Agenda for Cooperation Released at 16th China-EU Summit]. (Accessed on July 9, 2018).
- 中國外交部，2015，〈第十七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聯合聲明—中歐40年合作後的前進之路〉，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930/1209_679940/t1277459.shtml，查閱時間：2018/07/09。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Di shiqi ci zhongguo oumeng lingdaoren huiwu lianhe shengming-zhong ou 40 nian hezuo hou de qianjin zhilu" [Joint Press Communiqué of the 17th China-EU Summit]. (Accessed on July 9, 2018).
- 中國外交部，2016，〈李克強與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共同主持第十八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http://www.fmprc.gov.cn/>

- web/zyxw/t1380172.shtml，查閱時間：2018/07/09。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Li Keqiang yu ouzhou lishihui zhuxi Tu Si Ke, oumeng weiyuanhui zhuxi Rong-ke gongtong zhuchi di shiba ci zhongguo oumeng lingdaoren huiwu" [Li Keqiang Jointly Chairs 18th China-EU Summit with President Donald Tusk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and President Jean-Claude Juncker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ccessed on July 9, 2018).
- 中國外交部，2017，〈第十九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成果清單〉，<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67598.shtml>，查閱時間：2018/07/09。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Di shijiu ci zhongguo-oumeng lingdaoren huiwu chengguo qingdan" [List of Outcomes of the 19th China-EU Summit]. (Accessed on July 9, 2018).
- 中國國務院，2015，〈國務院關於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0/19/content_10247.htm，查閱時間：2018/07/09。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Guowuyuan guanyu shixing shichang zhunru fumian qingdan zhidu de yijian" [Suggestions from the State Council: About How to implement Negative List for Market Access]. (Accessed on July 9, 2018).
- 中國歐盟商會，2014，〈《歐盟企業在中國建議書2014/2015》〉，北京：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2014. *Oumeng qiye zai zhongguo jianyishu 2014/2015*. [European Business in China Position Paper 2014/2015]. Beijing: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 中國歐盟商會，2016，〈《歐盟企業在中國建議書2016/2017》〉，北京：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2016. *Oumeng qiye zai zhongguo jianyishu 2016/2017*. [European Business in China Position Paper 2016/2017]. Beijing: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8，〈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年版）〉，<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f/201806/20180602760432.shtml>，查閱時間：2019/01/03。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8. "Waishang touzi zhunru tebie guanli cuoshi (fumian qingdan) (2018 nian ban)" [Order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pecial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Negative List) for Foreign Investment Access (2018 Edition)]. (Accessed on January 3, 2019).

中華經濟研究院，2014，《我國與歐盟洽簽經濟合作協議（ECA）之可行性堆積木項目清單及預期效益》，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2014. *Woguo yu oumeng qiaqian jingji hezuo xieyi (ECA) zhi kexingxing duijimu xiangmu qingdan ji yuqi xiaoyi* [The Feasibility and Expected Benefits for Taiwan to sign 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EU]. Taipei: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丘宏達，2006，《現代國際法》，修訂二版，台北：三民。Qiu, Hong-da. 2006. *Xiandai guojifa*, 2nd ed.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Taipei: Sanmin Book Company.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2017，〈推動洽簽ECA/FTA專案報告（依據立法院第八屆第二會期決議辦理）〉，https://www.moea.gov.tw/MNS/otn/content/SubMenu.aspx?menu_id=7460，查閱時間：2018/05/03。Office of Trade Negotiations, Executive Yuan. 2017. "Tuidong qiaqian ECA/FTA zhuanan baogao (yiju lifayuan di ba jie di er huiqi jueyi banli)" [Report for promoting ECA/FTA (according to the resolution released in the 2nd Session of the 8th Legislative Yuan)]. (Accessed on May 3, 2018).

何芳、鄧瑞平，2016，〈當代國際投資條約中的新型條款與我國未來取向〉，《河北法學》，34(3)：77-87。He, Fang, and Rui-ping Deng. 2016. "Dangdai guoji touzi tiaoyue zhong de xinxing tiaokuan yu woguo weilai quxiang" [The New Clauses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the Future Orientation of China]. *Hebei Law Science*, 34(3): 77-87.

李貴英，2004，《國際投資法專論：國際投資爭端之解決》，台北：元照。

Li, Gui-ying. 2004. *Guoji touzifa zhuanlun: guoji touzi zhengduan zhi jie ju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Disput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Taipei: Angle Publishing Co., Ltd.

李貴英，2007，〈論歐洲憲法條約架構下之共同商業政策〉，《政大法學評論》，(96)：345-396。Li, Gui-ying. 2007. “Lun ouzhou xianfa tiaoyue jigou xia zhi gongtong shangye zhengce” [On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 Treaty] *Chengchi Law Review*, (96): 345-396.

李貴英，2012，〈論歐洲聯盟國際投資政策之法律規範〉，《歐美研究》，42(2)：339-389。Li, Gui-ying. 2012. “Lun ouzhou lianmeng guoji touzi zhengce zhi falu guifan” [The Legal Norms on the European Union’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y]. *EurAmerica: A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42(2): 339-389.

姚鈴，2014，〈歐盟在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中的訴求簡析及對策建議〉，《國際貿易》，(10)：10-14。Yao, Ling. 2014. “Oumeng zai zhong ou touzi xieding tanpan zhong de suqiu jianxi ji duice jianyi” [Analysis of the EU’s Demands in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for the China-EU BIT and How Should China Respond]. *Intertrade*, (10): 10-14.

姚鈴，2015，〈歐盟對中歐投資協定談判訴求研究〉，《亞太經濟》，(1)：100-104。Yao, Ling. 2015. “Oumeng dui zhong ou touzi xieding tanpan suqiu yanjiu” [The Research of the European Demands on Sino-EU BIT Negotiations]. *Asia-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 100-104.

唐佩君，2017，〈歐盟指準備與台灣展開投資談判〉，<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09195004-1.aspx>，查閱時間：2018/02/01。Tang, Pei-jun. 2017. “Oumeng zhi zhunbei yu taiwan zhankai touzi tanpan” [EU Prepared to Begin BIT Negotiations with Taiwan]. (Accessed on February 1, 2018).

陳超，2017，〈中國對歐盟投資與歐盟外資審查的最新趨勢〉，《全球化》，(3)：49-58。Chen, Chao. 2017. “Zhongguo dui oumeng touzi yu oumeng waizi shencha de zuixin qushi” [The Latest Trends of China’s Investment

in EU and EU Foreign Investment Inspection]. *Globalization*, (3): 49-58.

陳麗娟，2011，〈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盟投資保護協定之研究〉，《貿易政策論叢》，(15)：73-96。Chen, Li-juan. 2011. “Lisiben tiaoyue shengxiao hou oumeng touzi baohu xieding zhi yanjiu” [The Research on the EU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after Lisbon Treaty]. *Journal of Trade Reliefs*, (15): 73-96.

黃世席，2015，〈歐盟投資協定中的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兼論中歐雙邊投資協定中的相關問題〉，《環球法律評論》，37(5)：149-160。Huang Shi-xi. 2015. “Oumeng touzi xieding zhong de touzizhe-guojia zhengduan jieju jizhi: jianlun zhong ou shuangbian touzi xieding zhong de xiangguan wenti” [The ISDS Mechanism in EU Investment Agreements: also on Related Issues in China-EU BIT]. *Global Law Review*, 37(5): 149-160.

經濟部，2015，〈經濟部樂見歐盟執委會將臺歐盟投資協定列入考量〉，<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EpaperDetail.aspx?volume=20151014#N46799>，查閱時間：2018/07/09。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R.O.C). 2015. “Jingjibu lejian oumeng zhiweihui jiang tai oumeng touzi xieding lieru kaoliang”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Welcome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Take Taiwan-EU BIT into Consideration]. (Accessed on July 09, 2018).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2，〈國際投資協定：分析釋義〉，台北：經濟部。Department of Investment Services,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R.O.C). 2012. *Guoji touzi xieding: fenxi shiyi* [Annotation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Taipei: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R.O.C).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3，〈國際投資協定：應用篇〉，台北：經濟部。Department of Investment Services,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R.O.C). 2013. *Guoji touzi xieding: yingyongpian* [A Practical Guide t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Taipei: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R.O.C).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17，〈歐盟議題專區〉，<https://www.trade.gov.tw/Pages/List.aspx?nodeID=1771>，查閱時間：2018/02/06。Bureau of Foreign

Trad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R.O.C). 2017. “Oumeng yiti zhuanqu” [Issues about the EU]. (Accessed on February 6, 2018).

葉斌，2014，〈中歐投資協定：建立穩定與開放的雙邊法律框架〉，《國際融資》，(12)：37-39。Ye, Bin. 2014. “Zhong ou touzi xieding: jianli wending yu kaifang de shuangbian falu kuangjia” [The Investment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Establish a Stable and Open Bilateral Leg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12): 37-39.

葉斌，2015，〈中歐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展望〉，《國際展望》，(6)：117-135。Ye, Bin. 2015. “Zhong ou shuangbian touzi xieding tanpan zhanwang” [EU-Chin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Negotiation and Its Potential Effects]. *Global Review*, (6): 117-135.

葉斌，2016，〈歐盟國際投資政策解讀〉，程衛東主編，《歐洲法律評論（第一卷）》：46-5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Ye, Bin. 2016. “Oumeng guoji touzi zhengce jiedu” [An Analysis of EU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y]. In Wei-dong Cheng, ed., “Ouzhou falu pinglun (diyijuan)”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Law, Vol. 1*], pp. 46-57.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饒光明，2001，〈中歐經貿關係回顧與展望〉，《重慶商學院學報》，(1)：20-23。Rao, Guang-ming. 2001. “Zhong ou jingmao guanxi huigu yu zhanwang” [Review and Prospect for China-EU Relationship on Economy and Trade]. *Journal of Chongqing Institute of Commerce*, (1): 20-23.

Bischoff, Jan Asmus. 2011. “Just a Little Bit of Mixity? The EU’s Rol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rotection Law.”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48(5): 1527-1569.

Bronckers, Marco. 2015. “Is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Superior to Litigation Before Domestic Courts? An EU View on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8(3): 655-677.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6.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Canada, of the One Part,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

- ber States, of the Other Part.” <http://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10973-2016-INIT/en/pdf> (August 22, 2018).
- 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hina. 2015. “EU-China Relations.” 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china/press_corner/all_news/news/2015/political_relations_en.htm (July 9, 2018).
- Dimopoulos, Angelos. 2012. “The Compatibility of Future EU Investment Agreements with EU Law.” *Legal Issu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39(4): 447-471.
- Dolzer, Rudolf, and Margrete Stevens. 1995.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 Dunning, John H. 1977.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Bertil Gotthard Ohlin, Per-Ove Hesselborn, and Per Magnus Wijkman, 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Proceedings of a Nobel Symposium Held at Stockholm*, pp. 395-418.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Dunning, John H. 1993.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Reading, UK: Addison-Wesley Pub.
- European Commission. 1992. “Statement on Investment Protection Principles in the ACP States.”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search/?filetypes=PAGE&Keyword=Doc+ACP-CEE+2172%2F92> (August 23, 2018).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a. “Europe 2020: A Strategy for Smart,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0DC2020&from=EN> (August 22, 2018).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Europea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y.”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0/july/tradoc_146307.pdf (August 22, 2018).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c. “The Trade Growth & World Affairs: Trade Policy as a Core Component of the EU’s 2020 Strategy.”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0/november/tradoc_146955.pdf (August 22, 2018).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a. “Impact 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EU-China Invest-

ment Relations.” http://ec.europa.eu/smart-regulation/impact/ia_carried_out/docs/ia_2013/swd_2013_0185_en.pdf (August 22,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b. “EU-China 2020 Strategic Agenda for Cooperation.” <https://eeas.europa.eu/sites/eeas/files/20131123.pdf> (January 23,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EU and China Begin Investment Talks.”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013&title=EU-and-China-begin-investment-talks> (July 2,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a. *Trade for All: Towards a More Responsible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b. “Trade and Investment Barriers Report 2015.”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5/march/tradoc_153259.pdf (August 22,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c. “Trade for All: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ents New Trade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381> (July 9,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d. “EU Finalises Proposal for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Court System for TTIP.”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5-6059_en.htm (January 23,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e. “Challenges to Member States’ Investment Environments.” https://ec.europa.eu/futurium/en/system/files/ged/32-_swd_-barriers_to_investment_in_ms.pdf (August 22,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a. “Trade and Investment Barriers and Protectionist Trends: 1 July 2014-31 December 2015.”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6/june/tradoc_154665.pdf (August 22,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b. “EU-China Investment Agreement: Report of the 12th Round of negotiations.”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6/october/tradoc_155061.pdf (July 09,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6c. “Report of the Fourth Round of Negotiations for the

- EU-Myanmar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6/december/tradoc_155197.pdf (July 2, 2018).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a. “Investment.”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accessing-markets/investment/>. (July 9, 2018).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b. “Reflection Paper on Harnessing Globalisatio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reflection-paper-globalisation_en.pdf (August 22, 2018).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c. “Report of the Fifth Round of Negotiations for the EU-Myanmar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7/april/tradoc_155507.pdf (July 2, 2018).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d. “EU-China Investment Agreement: Report of the 13th Round of Negotiations.”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7/june/tradoc_155625.pdf (July 9, 2018).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e. *Sustain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 (SIA) in Support of an Investme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im Report*.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f. “EU-China Investment Agreement: Report of the 14th Round of Negotiations.”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7/july/tradoc_155832.pdf (July 9, 2018).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g. “The Opinion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on the EU-Singapore Trade Agreement and the Division of Competences in Trade Policy.”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7/september/tradoc_156035.pdf (August 22, 2018).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h. “Multilateral Reform of Investment Dispute Resolution.” <https://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doc/rep/10102/2017/EN/SWD-2017-302-F1-EN-MAIN-PART-1.PDF> (August 22, 2018).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i.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Screen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https://eur-lex.europa.eu/>

resource.html?uri=cellar:cf655d2a-9858-11e7-b92d-01aa75ed71a1.0001.02/DOC_1&format=PDF (August 22,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j. “EU-China Investment Agreement: Report of the 15th Round of Negotiations.”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7/october/tradoc_156353.pdf (February 6,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k. “EU-China Investment Agreement: Report of the 16th Round of Negotiations.”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7/december/tradoc_156520.pdf (February 6,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a. “Report of the 17th Round of Negotiations for the EU-China Investment Agreement.”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8/june/tradoc_156920.pdf (July 5,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b. “EU and China Discus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t the 7th High-level Economic and Trade Dialogue.”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873> (July 4, 201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c. “Overview of FTA and Other Trade Negotiations.”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december/tradoc_118238.pdf (August 13, 2018).

European Council. 2000. “Presidency Conclusion.”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21038/lisbon-european-council-presidency-conclusions.pdf> (February 5, 2018).

European Parliament. 2010. “The EU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y after the Lisbon Treaty.”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etudes/join/2010/433854/EXPO-INTA_ET\(2010\)433854_EN.pdf](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etudes/join/2010/433854/EXPO-INTA_ET(2010)433854_EN.pdf) (February 6, 2018).

European Parliament. 2013.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9 October 2013 on EU-Taiwan Trade Relations (2013/2675(RSP)).”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EP//NONSGML+TA+P7-TA-2013-0412+0+DOC+PDF+V0//EN> (August 22, 2018).

European Parliament. 2018.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30 May 2018 on

- the Annual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2017/2070(INI)).”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EP//NONSGML+TA+P8-TA-2018-0230+0+DOC+PDF+V0//EN> (August 22, 2018).
- European Union. 1985. “Agreement o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ec.europa.eu/world/agreements/prepareCreateTreatiesWorkspace/treatiesGeneralData.do?redirect=true&treatyId=341> (July 9, 2018).
- Eurostat. 2018.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tatistics.”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Foreign_direct_investment_statistics (January 30, 2018).
- Fan, Ying. 2014. “An Analysis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the EU: Features and Probl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41(1): 45-59.
- G20. 2016. “G20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Statement Annex III: G20 Guiding Principles for Global Investment Policymaking.” <http://www.oecd.org/daf/inv/investment-policy/G20-Trade-Ministers-Statement-July-2016.pdf> (May 3, 2018).
- Hallinan, David. 2016. “The EU-Chin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 Challenging First Test of the EU’s Evolving BIT Model.” *China-EU Law Journal*, 5(1-2): 31-53.
- Jongbloed, Wouter P. F. Schmit, Lisa E. Sachs, and Karl P. Sauvant. 2012. “Sovereign Investment: An Introduction.” In Karl P. Sauvant, Lisa E. Sachs, and Wouter P.F. Schmit Jongbloed, eds., *Sovereign Investment: Concerns and Policy Reactions*, pp. 3-23.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uncker, Jean-Claude. 2014. “A New Start for Europe: My Agenda for Jobs, Growth, Fairness and Democratic Change.” <https://www.eesc.europa.eu/resources/docs/jean-claude-juncker---political-guidelines.pdf> (August 22, 2018).
- Kerneis, Pascal, Philipp Lamprecht, and Patrick Messerlin. 2016. “Taiwan and European Union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The Case for a Deep and Compre-

- hensive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http://www.esf.be/new/wp-content/uploads/2016/11/ESF-Report-Taiwan-EU-Economic-Relations-Components-of-a-trade-investment-agreement-Final.pdf> (July 9, 2018).
- Mann, F. A. 1981. “British Treaties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s.”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52(1): 241-254.
- Mauil, Hanns W. 2016. “European Policies toward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They Support a Strategic Triad?”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1(3/1): 29-45.
- Meunier, Sophie. 2017. “Integration by Stealth: How the European Union Gained Competence ov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55(3): 593-610.
- Michalski, Anna, and Zhongqui Pan. 2017. “Role Dynamics in a Structured Relationship: The EU-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55(3): 611-627.
- Piris, Jean-Claude. 2010. *The Lisbon Treaty: A Legal and Political Analy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ill, Stephan W. 2016.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Proposal of an Investment Court System for TTIP: Stepping Stone or Stumbling Block for Multilateraliz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http://www.asil.org/print/4309> (July 9, 2018).
- Shan, Wenhua. 2000. “Towards a New Legal Framework for EU-China Investment Relation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34(5): 137-179.
- Sornarajah, M. 2014.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 2nd edi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ik, Philip. 2014. *Shaping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xford, UK: Hart Pub.
- The Economist. 2016. “The G20 and the World Economy: Agreeing to Disagree.” *The Economist*, 420(9006): 67.
- Titi, Aikaterini. 2014. *The Right to Regulat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Baden, Germany: Nomos.

UNCTAD. 201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Geneva, Switzerland: UNCTAD.

UNCTAD. 2018a.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avigator.” <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IA/IiasByCountry#footnote> (May 2, 2018).

UNCTAD. 2018b.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Investment and New Industrial Policies*. Geneva, Switzerland: UNCTAD.

法律條文與判決

ECEU, Case A-2/15.

Opinion of the CJEU of 16 May 2017, C-2/15, EU:C:2017:376 pursuant to Article 218(11) TFEU on the competen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onclude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Singapore.

Regulation 2015/1017 on the 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s,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Advisory Hub and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Project Portal, OJ 2015, L169/1.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OJ 2016, C202/13.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 2016, C202/47.